

二王貞薛蘇許柳馮蔣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一十二

宋祁奉

勅撰

王義方潤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妻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寒持直臣目標
 樹東明經諸京師各有徒業道者自京官遠方病且重欲往自困不能則義
 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幸
 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折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折確論義方引遠
 百家異同連枝折直出其上左右為折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
 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夫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
 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拉言曰有如患獲庶孝見九四維鄭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
 盛夏暑務蒸湧既及大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
 首領備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箏登降跪立人人悅順久之徒
 洎水冰而其九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諱妻子願以戶歸葬義方許之以皎
 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自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
 而生意甚慕乃去遷雲陽水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
 溲子迫其水畢正義縊死無敢白且奏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

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素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
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
特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胡魏
武失之張勳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
落罪無逃罰况積輟數茲百肆虐乎殺入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王出而下移使
巨履霜豈亦彌不可長請下有司糾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
讀所言帝方安義府後使煥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賤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
調往交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
日愛拜中樹復召王人曰此佳樹得無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
愛其材也每恨大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負半千何彥先行喪時松
栢冢側二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貞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下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
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以伍負因自姓負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
庶產而孤為從父鞠愛露通書史登晉州州舉重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
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主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
者生半千宜當之因改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曰陳巨家貧不滿千錢

有田二千畝粟五十石開陛下封神符舉其家英武齋鐵走京師朝廷九品無故
半千親行半千懷志勳操未蒙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陞方寸
地不使自披路肝膽乎得天下只才五千與權所長有君先臣當伏死都而
書曰奏報調武陟尉咸早勸令躬于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亦發
之半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
恤使吏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名家有二神何謂
邪眾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
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是命約諸軍且
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蘇華原武功尉獻軍劇求為左衛胄曹兼軍使吐
蕃番將行武后曰又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且留待制即詔
入閣供奉選司實寺主簿稍與立悅王勳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
訢厚分自得制顯福閣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
無有而授任者皆得被少半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
牧守除捕賊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后自用事以賢見忌出京斬一州刺
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仍

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馬駭骨有詔聽朝胡望平十事五君有清白即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
史臣張守節中抱中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為殿中侍御史
浩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實廉潔而奇號清平又坐
其通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任至岐王傳

韓田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今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毋得失高宗夜召加三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
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帝彥敷厨幸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國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至名不立醉胡懷力而汗訕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其盜後太白書見勸帝修德以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以富貴生何事邪義府謝罪司典辰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歿死武后為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士請用彥出為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授釋其免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

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馬然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然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
頗餽練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糞其僧徹固請為受一區即其家曰此存子縶奇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楨野拜志蹈舞又詔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勣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致從朱鳥永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之郡憚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憚已為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善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與茂才名動華中刺史行鄉飲飲之
主人楊解曰老子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等豈則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自京東初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斷賢女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寡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盜吏貪且卑取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佞家富不吝者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微而戒土木加厚裨敗弗崇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寒謬趨勢者進守

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刺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湮替且故卒
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澹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
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
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身者謂孤浮沉者為黜剛正者為患位下而驕
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或不務自事而務捉搦夫捉搦
者法也法設而滋早滋早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此法今數改或行
未見益止未知損譬亦非者一其為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
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路不治哉永淳時雍兵太尹元貞坐婦女治
道免官今婦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惠父喪人有請其負者有
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撞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
言官未撞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額
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百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一
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本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諸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勒
符紛競校在亡往尚賈出入方里分市并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
貨不贏以相尚往其秋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勸關守此
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鈔重役亟家

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食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天亂繼已結急引之則
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有負其入頭取奇材卓
行者負其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二夫耕一婦種衣食自欲
諸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今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元天中賦絹非時於長
穀賦練益貴丁別二練人多徙去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
須報則弊已甚核徵罷督員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與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
事不與大臣更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天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
天順二十餘年豈不聞虞雍秦暴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莊使
統臨空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首天下無旌並興
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玆方歲後不能良計且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
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安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
立師傅養成德望藩屏皇家書義若石雖猜古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
之明年復諫曰日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天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
戎旅以平萬縣指河為拉言非李氏不主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

已盛尚負有大寶忘母子之恩故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太宗廟大
帝陵寢哉曰謂之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極不繼而受其
亂誠能高指方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曰聞其過不諫
非其畏死不言非男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
下書聞不報於其魏元定為馬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相獨申救曰王者
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馬怒陰陽紛
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機博遠謀猷天下以為明主其暮年欲息讒佞熾結水
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謂是而今
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中廉直有各位宰相復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馬附不閑其其任執陰極指馬獻蒲先害善
良自元忠下獄之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解忠臣鉗口懼易之
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况賊虜方彊賊斂重困而自縱護匿搖交遐邇
日恐凶夷低目規規為邊鄙患百姓訐義以清君側逐鹿之叩關而至陛衛
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在... 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後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
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削其羽翼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

步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告人相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
為言其能內教所感太子難或說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議大夫
武德初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柝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
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
名調閣中士通薄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
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石詢鄉邑
之與宗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貞賢
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於勝於利則偷競日銷
利勝於名則貪身其痛蓋異缺以禮讓非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
多儒未有士而士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
後府寺交辟魏取友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
然文書待時泗州刺史司馬勿之表不與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
士等科後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縉綴小文名曰策舉子不預實為本而以浮虛為
貴方今舉士充乘其本明詔方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
記拉言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

按循常小令奔踈取附頭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屈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
文武刻官武關守禦其具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
蓋不取司劍之用也漢武帝問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
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與舉之主終身保住楊雄之坐曰儀成子之得魏
相官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覽年限以容簡
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
論欽使阿史德元珍孫萬榮比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臣
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在居塞外有時期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
來革裝衣冠築室京師不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
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寇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
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將遇官戎秩其舊門服改擅屬語習其真窺圖史
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由公奔晉使子
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
計素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言頓之盛棄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
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言虜賢於城郭擅屬美於膏粱既安
所習大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政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

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主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縉綵趨
蘇歸陰山而足今皇風所覃會識革由方由余効忠曰禪書即然臣慮備豫不
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
使歸番則夷人保疆遠邑無事武石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
眼亂百姓漢震嚴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帝為御史大夫僧
慧範怙太平公主執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
枉朝奏其黜可矣遂劾奏反為主所構出放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為東
都留守再為太子賓客及日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名名坐子累歸田
里家苦貧貧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二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右方營明堂瑠飾譎怪侈而
不法求禮以爲無益爲金龍丹矐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聖人採
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令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
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御變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
人爲賊誣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誣誤之人无良邊吏教習城不完
固爲虜制寧素持叛心故懿宗擁兵數千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
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元懿宗大懼后無敢其人當是時契丹

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且盧欽望請停官九品以上奉助軍興求禮曰公
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
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
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右曰止又視三年三月
大雨雪風閉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則冬月雷雷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
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雷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
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外而陰激射冰此大災也主荒臣使寒暑失序戎狄亂華
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
為罷能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育字嘉禮隋大業末為玉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
魁異高祖前之以外孫嘗妻之二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
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力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
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身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
自今且少戒身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
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澤耿介少言吳風度方嚴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參
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宮城安定諸王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

母鄭尚宮此宋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族皆能降墨教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宗
宋時輔政自能斜封官數千員元宗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謂關上疏
曰臣聞樂不毒母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適
諛佞者非治安之具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
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富貴然舉進之署若闐闐然廢者由邪忝官廢
黜者因毒冒進天下瀾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隊耳目所親豈
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
初用元宗等計案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昔年片將燕欽融
不應復贈李多祚鄭克又不容湯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
惡混淆及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
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止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
為大累微惑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
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邪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方人悅
者賞之罰一人而千方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
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貴戚蠹亂效巨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
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

之將弱乃今蠲煩省僭法明德舉萬邦怡樂室家齊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隆厥宗其
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
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則姦詐起而暴亂生
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
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滔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
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
無急賞姑求之非道差法巧者拒之則法巧息進忠謹者賞之則忠謹進臣
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
啟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多講
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文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球擊
鼓飛鷹為奔犬狎比肩人盤游數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
訓勸以與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驕不與非期而非自至非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章廢人安樂全武延
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全威震天下然枯後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
太極富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

下何微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免
要矣其奈其閉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王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
厥初使無過慮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危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勸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
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上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長
輔惟久之懷天祿永終矣奏示善書一拜監察御史聞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
南選時市舶使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泥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
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魯臺無費則君不為象箸
非木也官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播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法於天下慶立
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
怪好示四方哉書曰奏之二稱苦麻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竊贈兵部侍
郎澤從從範範與範自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
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賊獵豈獨罪
方紀帝怒拂衣起頃之乃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王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
不盡愚帝乃解其圍示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顛字子邵以父

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為夷人所慕貞觀中東遷書舍人外
孫為皇后遷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覽罷為吏部尚書廢貶愛州
刺史許敬宗等構與通官掖謀行鳩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
家墓以上親並流嶺表頭房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
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顯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
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有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元忝及孫籍龍州陛下先天後
詔書嘗任宰相家並錄其後况臣之伯祖無辜被誅其宗室未還後嗣僑處願
許伯祖歸葬孤孫比遷於長詔元忝護喪歸鄉里官給喪事元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
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
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先帝各在王
室乃挾玄感與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噫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武德初贈
吏部尚書蓋誥武元常與明經及弟調浚儀尉貞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劍南
道巡察使與利除室蜀人順懷禁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推重且少抑帝
雖置其封爵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與奉識賂盜遠帝委調特
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高陽令樊文進瑞石石眉恭石廟堂

示百官元常大為其偽不可示群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嶽集乾
陵后不欲元常傳言以道從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書置伏山谷元常
喻以恩信後得還自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去官安
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
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凡三徙終
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
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畧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望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後儀始平三縣令右善書惡人稱為神明與取僕曰一食
馬曰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弱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若
中宗降爾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素過於元帝然剛直不及也終初部郎中
○將欽緒采州膠水人頗于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于祭
酒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嬀辜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眾曲意阿徇欽緒
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
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也曰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與舉員良方
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為引
三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鈇抄罪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肅至中自嘗

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烟家因戒曰以君才不卑不見用非分而求耳至忠竟
及禱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官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
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魯郭利貞相友云子沈亦專潔博學少
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沈演洛弟清俱為良吏有名天寶
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洵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群寮莫能
望也乾元中歷陸渾教區咸陽高陵四縣令表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
軍出其縣教筆下曰將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撻其清也
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
遷沈以故帶郎位不得調常表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
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奔行在為賊所拘欲
誘署偽職沈絕食不應命氣餒軍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
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與明經中第調鞏華丞東京留守李澄賢之表為判官與澄同死安祿
山亂贈禮部侍郎德宗時錄其孫郎為伊闕令初清家難以秩卑不及
謚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工部尚書之朝追謚曰忠
列傳第二十七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宋祁奉

救撰

唐書一百一十二

唐臨字全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
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錄事參軍太子廢
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
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
大夫草擬責著位不肅明日擬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
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擬失色衆皆使伏俄持節按獄交州
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
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
訐不臣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寬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
者固當寬者其乃自述其考曰刑如死及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
之嘗任唐州都督受賄當死詔群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群臣
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
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辜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非
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族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臨

累遷中書尚書。初來濟南，召李義府請許禕為江南巡察使。張倫劾南巡察使禕與蘇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禕遺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事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中書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從邊後除，括蒼公與弟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為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楚致，詔吹鼓可紹吹鼓，吹太常。谷黃帝戰涿鹿以為誓，偁故曲有靈，鸞鳴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裝，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谷得接閨闈哉。在令五品官皆葬，并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且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如國子祭酒，祝釵明等知韋后能制太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西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為非禮，引正詔固爭，帝之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請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一十餘，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

尚且追贈不可踰真主，保德得。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群臣務厚葬，以備人象，豈知推指。昔世宗庶流石成俗，頤安令切，較裁損。凡明器，許列備路，惟陳墓所，各家盛設陪車，擁道為戲，樂邀貨，捐贊動方計。甚傷化，素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唐宗即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失軍容，言田斬帝怒，甚執，壽縣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邕，遠傳詔斬之時，深外邕，帝亦悔，俄詔邕官擯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華爾。吾所不交，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冗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於制無弟，不並臺閣，出為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廩，馬萬匹，帑府虛，文瓘諫曰：王者資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

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
其言賜續錦百段為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
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
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
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作宰相奏
事帝必問與之議議未若者曰往共誓壽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
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臣番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
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脩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
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在職當
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眾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
事孝恭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
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豈溫誅涉為亂兵所殺
文瓘好自撰書筆一釋子子弟諫曰吾好此不為倦貞觀中為治書待行
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廢秦拜戶部侍郎坐房道愛從丹
弟出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瓘下教曰春秋社在本于農今此

州廢不立尚祈觀比歲曰凶旱荒或求之恩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
建祀場民悅從之至子官子錫又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代其甥李適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果俱知選坐洩
禁中語又時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
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曰膳豐鮮無損賤味道徒步赴津席地菜食武后聞
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備國史東都留守
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瓘
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節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
州司法參軍龔封事免縣男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
軍杖者必斥一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田悅唐大臣謀已於
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使搆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
鉤連掩捕護送廷杖疑慘又汗引天下直家築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
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直者無虛日朝野
震恐其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厲語折抑有功爭益卒時博州刺
史琅邪王仲貴息感于貴鄉遺家改督敏與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

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任餘慶豫許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不應誅法當流侍御史魏元中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合謀明其非曰當請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文當不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救而後罪不如勿放生而後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也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用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下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訖截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勣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再赦免如此復有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可知七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采也死道州刺史李仁傑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秘官侍郎周興

劾之曰漢法附下附下者斬而欺者亦斬在古折言破律者殺有功故以反囚罪當誅請殺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劾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政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去之若無生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因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自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毀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女奴雖朝堂進表列勳內牒叫閭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杜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司推斷辨法深詆三司理輒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接驗劾發奪祿免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妻其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季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乘市有功方視事公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

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九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救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其眾酷吏為少其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受一子官開元初嘗買希城等請以官讓有功子愉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暮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巨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瀆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如雖于戲朱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罔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

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

尚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權憲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使使有指拜河山節度使突厥寇種保州城山以平張度河自歸詔尚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八襲紙為鎗劫夫不能洞徒節山南東道襲多山棚為禦賊商取材以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草由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由表留季友於部為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憲宗為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為御史中丞張濬帥敗太原以彥若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伐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為御史大夫數辱初復高國進位大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日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列傳第二十八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高第累補官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

唐書一百二十四

宋祁奉

收撰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高第累補官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崔融章疏武后幸高昌見融銘啓每鵠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觀碑撰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凡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滂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愛善惡也若甚則細之無所容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要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商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濟列鋪率統檢覆稅自田加王司徵略邀巧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况陛下乎有如師與諸廣難結等并尚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薛稷少監王勃宗降節俱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書其辭為封清河縣子融為文華殿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救委之其洛出靈具圖頌尤工諛武后哀册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惠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射引為眼總麻六子其間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

大都督自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守子少孤貧與兄能借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權進士第從出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執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書舉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擊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直盜皇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宗文戰而敗從元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焉賊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斐度為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為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伏內者必請還者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輓車留渭橋之不得進從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兩軍之侍也肅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請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太節禍福之效昔辭暢屬之感動承宗自矢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之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置軍使揣知為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三度初歸尚書左丞領郎以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

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待待之羞不敢與境寶曆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宿衛凡出守吏誣放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各分司東都普蒲百日去於是衆譁謂不平宗閔懼後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有貫率錢玄羊有口筭又貨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佑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有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朝峻峻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其效娛玩士大夫賢之能守子才朱泚之亂漁城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為判官累遷點中觀察使以讓坐貶從為中丞奏以自代縣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自秉節是鎮世傳為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彦曾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寺鄭滑高

銖辟府判官入為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言自疾不得視醫醫為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肅宗鄭德鄰輔政引劉瑒而出慎由為東川節

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
慎由曰天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答荆等乘其請去時大中
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
司東都平贈司空諡曰貞之胤別傳○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
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上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膳械不以力費仰朝
廷首請會兵討捕號公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
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
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
自勉隸麾下故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
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
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倚駢為姦利者安潛皆誅
之數更除總政於是盜賊畏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
賓客各自東都傳宗避賊劍南召為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
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都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
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
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閹具獄未嘗不自聽之

彦曾咸通初縣太僕卿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辨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
彦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血球募兵三
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更至期請代而彦曾親吏尹戡徐行儼負不
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二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習糧料判官龐
勳為將取軍兵剽湘衡虜壯合眾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
俳兒弄米偶伺人情以防激過彦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榮伏
甲任山館擊賊勳遣吏給言王恩歸不敢過請至府解甲自歸彦曾斬其吏勳
陷宿州發倉錢募兵志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斥諜而進彦曾料一男
乘城或勸率眾奔兗州彦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
眾俄而勳傳城城中大霧霧如隋彦曾悉誅賊家屬勳眾四面起壙入囚彦曾大
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勳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
勳乃殺彦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彦曾以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
忽化為血署張佛庭液密為人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渚水為沱彦曾
道清河灌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為龍清河崔豎也為
志嗟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為榮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彦曾知
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

南白門官兵久因得破勳後位風州刺史鄭啟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為右羽
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安其徐勳有以官不從登官官屬被囚鐸
潛饋資糧及死為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五百令賜銀絲僚
官德路温廷皓李梳崔蘊柳泰盧崇宗嗣章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彦伯兗州取丘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
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兵韋昌善判司李直工
書而彦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又具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
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為齊州刺史
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右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為衛州刺史政善狀爾書
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成篇辭致典總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
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彦伯事實謹撫諸姪同己子
秉筆東朝後采翁然慕倣晚為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與王
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從不可計彦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
之主志之帶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
身否泰榮辱一擊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
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世戒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弟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遠趙州
舉進士中第累調鳳陽尉即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
為左金吾衛將軍信味道作章擢筆而具閑徹清密當特成擢廷載所以鳳閣
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為臺平章事歲餘為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
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帶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其心聞於錫嶺
南繼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太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為臺
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設庸過程遂復其鄉人皆慕焉忠
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謫嶺南與省州刺史復還
益州長史未就道立年五十八贈其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
為相特具深志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
摸樣持其端可也故世號摸樣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
之味道始然云齊有論著行于時

巨唐欽差蘇州萬年八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肅
編家文進蘇州萬年八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肅
肅自劾上禮部尚書曰左衛大將軍尚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
曰定復其舊姓欽差更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時在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

德被罪有司初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人為司府卿
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井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為太
子賓安帝復位擢回書左僕射平章重國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力易
之三思等怙勢宜丞窺聞王至戮忠威懾羣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
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井州大都督
陪葬乾陵謚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宜州涇陽會東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
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為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
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井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鸞臺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東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既外若
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輒欲必凜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
州摺紳為要會赦還除監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汝城人自若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武后宣宰相詔陳書曰傳言允元曰取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
語指左右曰聞其言足以誠矣後為相與州刺史

卷終

狄仁傑列傳第四十

唐書一百一十五

宋祁奉

救撰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言者更先詰眾爭辯對仁傑
誦書曰孟軻讓之答曰黃卷中亦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
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瑚璉過知仁者可
謂石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
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恨久之雲接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嘗母老
且疾嘗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乃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
咨美其諄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
曰狄公之賢其下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
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
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
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
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
一栢殺一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
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倚三賢如本立

者不數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彼州士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匪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回示而縱之使相曉皆曰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後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文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五真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去當餘二千入論死仁傑釋其械遂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誣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奠碑下囚為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勿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二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方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免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此君頸雖死

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謂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薄書期會宜貴者司尚書首決事左右丞不尚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一學徒取告丞傳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曾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曰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羣屬上得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揚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得壽懼而謝守者寤死即正筆書帛置緒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得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耶對曰不臣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者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權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權賊至驅民保

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未繼
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曰
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
兵必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而表其者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
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曲藉所紀聲教所暨
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
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敷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
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
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徃以寔廣右戎四鎮左屯安東
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具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
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存饑蜀漢流土江淮而南賦斂
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
竭中國也昔曰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皇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
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忠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
得推工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真種代雄少

漢其若妾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追御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
輸之苦頃四鎮肥中國能安東實遠西實軍費於遠方并田兵於要塞代
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謹守備以
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
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虜勇不討而服矣又請發安東復高
姓為君長首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
勸迎虜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兩宰相舉黃政對仁傑
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力士於市踰月不
及千人虜陵王代之不決日朝五方今欲繼統非虜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
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
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備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
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
而取天下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虜陵王則
千秋萬歲後常尊宗廟三思立朝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虜陵
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虜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
能止后乃使王出口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由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
請還太子即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怙忍不能無感故
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其眾詔仁傑為
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
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劫掠於賊賊已去擢誅逃匿仁傑上疏
曰議者以為虜寇始明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
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
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大羊
以圖餘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
流豈有常性且董卓之亂神詔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
毒京室此由因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
狂山東群盜綠髮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斷斷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
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頑曲赦河北
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比從獨賜仁傑第一區首禮卓
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回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
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

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負死必感恩納節可以美勇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
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王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
后將造浮屠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
曰王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不寧
宜寬征鎮之徭首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矣曲終時非為棄本且世
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方有難何以救之后出拜罷役罷曆
三年卒年七十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相涉範是時
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
宗又封梁國公于光嗣景暉○光嗣聖曆初為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
尚書郎又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開戶曰邪奚內舉果
得人麻蒲許員三州刺史母喪奪為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
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方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令其一處民苦
之因其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由弘正鎮魏博始奉葺之血食不絕
族孫兼諷
兼諷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
數書言事歷刑部郎中勸節鄭三州刺史咸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

徙改蘇州以治最樞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練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
護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
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
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止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
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也諛者謝江而觀察使吳士矩加
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護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宜國詔條知
臨戎官土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為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
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告其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
益王命兼護為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勣後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
封觀山縣公勣後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士繇贈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
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龍衣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
謹甚再轉滕王友臣為王府屬棄官去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
郎高麗叛詔李勣為領江道大總管勣召到之師入虜境乘陣賊遽至舉軍
危駭勣後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糈不顧山異料精銳擊之虜眾止其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多治冊曰可以結年高宗欲遂餌之勣

俊諫曰脩短固有命與力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遜坐寐
案其方書為校劑取靈鴆怪石懸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醫不知
所為群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
察帝納其言弟拜盧伽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身初
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勣後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
而重貶駸駸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且以自竊發群臣
皆荷戟侍莫敢拒當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外戮者
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者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
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
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頌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
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
曰不濟于位人之攸既仁也武遏寇虐無俾作匪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
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洎之
懼國史其後許劼宗復加緒次帝恨劼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
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
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因薄博類非一日

之弟處傑被擇供衣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
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舊辭會仁實死而
止上元初帝觀醜翔鸞閣時赤縣與大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
王東周王顯王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立皇子無誑者恐其詐詐之
心生也三春秋少立息操大定方明造黨使相誇彼能兒優子言辭無度
爭資勝相譏謂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眾臣
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
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
奪也且矣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
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且持國與人以喪厥宗中書侍郎李義琰曰
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
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
光順門祭以少牢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
北叟固辭未聽其父為白帝曰處俊死諶臣曰生無益了國死無遺費
凡詔賜頭一罷能之帝聞慟然其意止賜物而已處俊後資約素土木形骸

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入臣體武
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國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
氏以高骨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中丞賢無按中為
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公離襟其尸
斷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瓦塞口云

朱敬見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關相望敬則志尚
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革左
僕射魏元忠善咸耳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為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
授涇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
大獄誅將相入位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
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
戰疾耕既屢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退變詐可
陳於政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其
往而不反及至去去朋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祭陽成自半
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奇唯進豪猾負其人之及四宇適
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怒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

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言也向若高帝斥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劫劍擊之者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遺德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畀勳行指溥精流禮稍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詔問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瘠饑不鼎食即向時秘策今之制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遠慮遺糟粕下寬太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茲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稟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立早事張易之稱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說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歲改成均祭酒又嘗侍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嶷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

餘以為圖欲引說則固辭不與世繫其為人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御史再相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處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說則與三從兄弟右四十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領表蠻叛以裴懷土且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忌勣為右史皆稱職初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與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交用其策始崔真仲長統王朗勣固論封拜指秦為失敬則以為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者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白朱敬則忠一葉我烈天下所推行為宗楚客再相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士必受命而心亦事之及李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敬則諡曰忠節則兒行軌守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財不失一錢有赤心白鶴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負半千魏知古其諡為孝友先生

貞曰武官唐中其操殺柄劫制天下而撰神聖仁傑家恥奮思以權大

引張
洗光咸也
呂事大市妻母
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裴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
飛世以為各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
陽至安入銜怨仇齒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苟則

列傳第四十

